

警官教育出版社



袁永进 著
袁小萍

凶犯

就在你身边

特案要案纪实

凶犯就在你身边

——特案要案纪实

袁永进 袁小萍 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167号

凶犯就在你身边

——特案要案纪实

裘永进 袁小萍

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西绒线胡同贤孝里14号

邮政编码 100031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10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81027-225-X/D·155 定价: 3.20元

简介

凶犯就在你身边

——特案要案纪实

波音客机即将飞离某省，正在此时，公安局接到报案，有四个亡命之徒就在机上，阴谋劫机飞往国外……

珍珠的洁白无暇令人神往；但某日凌晨，啪啪、啪啪、两声枪响打破了珍珠之乡的宁静，人们发现，有两具尸体倒在血泊里……；哒哒哒哒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军人俱乐部里正在看电视的人们，两条黑影转眼消失在濛濛黑夜里……

本书作者是曾经参加过一系列侦破工作的侦察员，他汇集了大量的案例，以纪实文学的手法着重刻画了反暴力犯罪斗争的严酷。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

序

反严重暴力犯罪是公安机关面临的重要而艰巨的斗争任务。十多年来，我省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多种手段，成功地侦破了许多严重暴力案件，打了不少漂亮仗。

作者曾是一名侦察员，他们将耳闻目睹侦破暴力犯罪案件的经过，以纪实通讯的形式，写成本书，再现部分反暴斗争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场面，不仅对公安机关有效地处置这类犯罪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动员广大群众自觉投入反暴斗争将起积极作用。愿有更多的同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积极开展对反严重暴力犯罪斗争的研究。

蔡扬蒙

一九九二年七月

目 录

简介

序

东海上空的殊死搏斗

——浙江省首起劫机事件纪实·····	(1)
特急通缉令·····	(12)
军人俱乐部里的枪杀案·····	(32)
公安局盗影·····	(39)
珍珠之乡的枪声·····	(44)
枪声划破夜空·····	(52)
铁壁合围·····	(60)
潜入兵器室·····	(66)
爆炸自焚，制造惨案·····	(76)
复仇的代价·····	(83)
蓝盾行动	
——围捕“5·14”特大盗枪抢劫犯·····	(92)
天网恢恢	
——震惊全国的1·15、8·21盗枪杀人大案侦破始末 ·····	(97)
来自三个现场的报告·····	(108)
一台彩色电视机·····	(114)
从东海之滨到北国之春·····	(120)
一个侦查员的日记·····	(126)
窃车狂落网记·····	(133)

东海上空的殊死搏斗

——浙江省首起劫机事件纪实

1983年1月1日，元旦。

杭州武林门民航售票处。各种肤色，各式衣着，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一片匆匆忙忙而又显得井井有序。

下午4时，一个身穿民航制服、精干健壮的中年汉子走进了售票大厅，径直来到2号售票窗口，利索地递过一张民航某飞行大队的购票介绍信。

“4日，杭州至合肥机票一张。”中年汉子噙声噙气地说。

售票员接过钱，麻利地交给他一张飞机票。

中年汉子微笑着离去。仅一会儿，他又来了，这次，他的身后跟着一老一小。走进售票厅，他朝一老一小“唠唠”嘴，又用眼睛向2号窗口一瞟。一老一小会意地点点头，就走到2号窗口。年纪大的摸出一张介绍信，售票员接过一看，只见上书：杭州民航售票处，兹有我局戴晓春、陈朝撑两同志因公出差，需购买杭州到屯溪的飞机票两张，请予支持。落款是某县公安局。

“工作证。”

“噢，有。”年纪大的随手递过一本工作证。又略带歉意地说：“这位青年同志刚到我们局里工作，工作证尚未发。”

售票员不说话了，把他们两人的机票开在一起。

一老一小与中年汉子买的是同日同一航班的机票。

3人装着互不认识的样子又一前一后离开售票处。随后他们来到浙江省民航招待所，住进504房间。一关房门，他们再也掩盖不住兴奋的心情，互相握手、拥抱。是的，他们为顺利实行第一步“伟大的计划”而高兴。

黄金、美女、高官、厚禄似乎已唾手可得。他们简直有些忘乎所以。

“舅舅，我们能成吗？”一阵高兴后，忽然年纪轻的胆怯地讥诮了一声。

“准成。飞机一上天，谁也管不着，雷达没有用，导弹也打不着，”被唤作舅舅的中年汉子神采飞扬地鼓舞其外甥说：“去年上海‘七·二五’劫机事件5人被抓，是这帮小子太年轻，没经验，不中用。碰上老子，谁奈何得了。”

“象我这样的人，过去他们会要吗？”年老的看上去身体好像有病，底气不足，说话也有气无力的。

“象你这样的公安干部，人家求之不得，一定会重用你。放心，包你荣华富贵，好日子等着你呢。”中年汉子继续大吹大擂：“不久前，我认识的一个人驾机逃过去，奖给他黄金五千两，官连升二级。你们不相信？那台湾黄某驾机过来，政府赏他几十万人民币，你们总一清二楚的吧。现在有多少女人给他写信呵！”中年汉子怕同伙中途变卦，拚命给他们打气。

“来，我们上飞机后，怎么办，合计一下。”3人头挨头凑在一起。

很显然，他们正阴谋劫机外逃。

中年汉子名叫金义兴，33岁，是安徽合肥民航某飞行大队的副驾驶员。看上去年老的叫戴晓春，其实年龄也不大，只有37岁，他与金曾在同一部队服役，现转业到某县公安局秘书股任副股长。年纪轻的叫陈朝撑，26岁，三门县农民，系金义兴的外甥。

这3名歹徒由于向往资本主义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而臭味相投。戴晓春因为身体有病，夫妻关系不和，感情破裂，而对生活失去信心，陈朝撑也因为从部队退伍回乡务农，对现实产生不满。因此，当金义兴提出劫机外逃，3人一拍即合。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精心准备后，于今天上午从三门县乘车到杭州，从而走上一条自绝于人民的犯罪道路。

此后2天，金义兴到机场各部门串门、聊天、拉关系，加紧活动，从中了解、熟悉机场情况。到达杭城的当天下午，他就溜到机场，通过熟人，将藏有一支“五四”式手枪和7发子弹的棕色小包连同一只纸箱放入紧靠停机坪的机场空调室。一切准备就绪。

1月4日，因天气不好，杭州至合肥的5548航班被迫取消。

1月5日上午，金义兴对戴、陈两人说：“我在机场等你们，到时你们自己来。”说完自己走了。

金义兴一到现场就得悉今天5548航班正常飞行。

吃过中饭，金义兴打电话到民航招待所504房间，没人接。

下午2时许，金义兴不管戴、陈两人未来就提一只黑色大包走到候机室安全门，顺利通过安全检查。

“老金。”忽然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金义兴心中一惊，回头一看是同大队二中队的郭中队长和飞行员小罗。

“请把这包棉花带回合肥。”金义兴伸手接过棉花，匆匆忙忙通过安全道口，谁知一不留神和女检查员陈丽君撞了个满怀。

“有没有经过检查？”陈检查员厉声问。

“检查啦。”金义兴边说边走，进入候机大厅隔离区。他把黑包和棉花往第一排茶几上一放，就转身折进空调室。

2时30分，金义兴紧提棕色小包，民航工作人员王某帮其提一只纸箱，走出空调室，直接把小包和纸箱放到候机楼前的草坪上。乘王某不注意，金义兴迅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已验”行李牌挂到小包和纸箱上。

2时39分，上海至合肥的5548航班662号机准时降落在杭州机场。过了一会儿，20多名乘客陆续走出机舱，沿有封闭式甬道走进候机大厅。机组人员紧跟走下飞机。

“你们辛苦了。”金义兴主动迎上去打招呼。662号飞机也是某飞行大队的，因此机组人员与金义兴都认识。

“史田生，麻烦你把这两件东西拿到飞机上去。”金义兴指了指棕色小包和纸箱。

“什么东西？”副驾驶史田生问。

“没什么，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桔子。”

“老金，加入我们机组吧？”有人提议。

“我已买票了。”

“我们帮你退。”

“不。算了。”

史田生看两件行李都有“已验”牌子，就分2次将东西搬到飞机尾仓里。随后，他们一起到候机大厅休息。金义兴

走到问讯台，打电话到招待所找戴、陈两人，没有找着。原来，戴、陈2人等了一上午也没有接到金的电话，以为飞机又停开，故跑到外面洗澡去了。

3时10分，金义兴混入机组人员一起登上662号飞机。仅有的2名一男一女上海过境旅客也向飞机走去。

“怎么少了一个旅客？”地面工作人员来晓云发现差一名旅客后大声问服务台。

“有一个客人已经上飞机了。”在旁的服务员周翔飞回答。

金义兴闻声后，立即走出机舱，将登机牌朝来晓云眼前一亮，洋洋自得地说：“其实我买不买票都可以。”说完他转身钻进机舱。

3时15分，飞机的舱门关闭。随着飞机启动时一震，开始滑行、离地、升空，5548航班安全起飞。方向：安徽屯溪。

金义兴坐在服务仓内，服务员杨莉萍见后叫他坐到旅客仓去，金不走，因是同一大队的，又是熟人，20岁的杨莉萍就没有坚持。驾驶室的门也没有上锁。

起飞后5分钟，金义兴拉出棕色小包，依次给6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分了一圈桔子。又过了3分钟，金义兴乘分桔子第二次进入驾驶室，突然，他用力把坐在活动椅上的领航员陈锡平一把推出驾驶舱，随即把驾驶舱的门关上落锁。未等其余的人反映过来，金义兴掏出手枪对准机长仪维海，笑嘻嘻地说：“老仪，转航向130度。”仪机长回头看了金义兴一眼，微微笑了一笑，没讲话，也不理会他。

“开什么玩笑。”服务员李福友心里想。因为金义兴虽

然没有明说飞往哪里，但驾驶舱内的4名机组人员都清楚：130度是飞往台湾方向的。

“航向130度。”这回金义兴叉着双腿，拧眉立目，满面凶相了。

仪机长大义凛然，仍然保持原来的航向。

“给我飞130。”金义兴竭力喝道。见仪机长还我行我素，他穷凶极恶地扣动了扳机，罪恶的子弹穿透仪机长的胸腔、心脏，他当即英勇牺牲。

仪机长一倒下，为了保护飞机和机上所有人员的安全，坐在左面的副驾驶史田生把罗盘转换开关拨到左边，直接操纵飞机。

这时大家都明白，金义兴是真的要劫机。

金义兴一手提枪、一手握表，转身命令史田生：“航向130度。”

“老金，你想干什么？”史田生说。

“你别问，听我的。”金义兴两只充血的眼睛瞪得老大。

望着一米不到蓝幽幽的枪口和倒下的仪机长，史田生无奈将飞机转向130度，朝台湾方向飞去。

领航员陈锡平被金义兴推出门外，预感不妙，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拳头敲门：“李福友，快开门！”

李福友欲上前，被金义兴用枪逼住：“谁动就打死谁。”

听到枪声，陈锡平肯定里面出了大事。此时，他虽与驾驶舱只隔一扇乳白塑料门，强行打开并不难，但他不敢贸然行事。从国内外以往发生的劫机事件看，劫机人员都是亡

命之徒，门若被强行撞开，歹徒必狗急跳墙，何况歹徒已经开枪行凶。他只能等待着。

看到机长被打死，机械员王雷心中异常愤怒。但是此刻硬拚是不行的，副驾驶要操纵飞机，脱不开身，金义兴身强力壮会拳击，又持有手枪，只靠自己和报务员李福友两人是无论如何制服不了他的。眼下关键先要想办法把驾驶舱的门打开。于是他灵机一动说：“老金，别激动，有事好商量，仪机长放在这里影响驾驶，是不是把他搬到后舱去？”不知是计的金义兴同意了。王雷打开驾驶舱门与陈锡平一起将仪机长抬到服务舱。乘这宝贵的时机，王雷把刚才驾驶舱内发生的事简要讲了一遍，并告诉大家，准备好工具，伺机把金义兴干掉。怕时间长了引起金义兴怀疑，王雷说完就立即回到驾驶舱。几乎同时，服务员李福友按动电键，662号飞机报告：飞机被劫持，歹徒为民航某大队飞行员金义兴，他有手枪，机长已经牺牲。打开短波和超短波与我联系，请指示。不一会李福友收到杭州来电，稳住歹徒，保住飞机，千方百计设法在宁波路桥机场降落。但歹徒是飞行员，要改变航向非常困难。

王雷交代完任务，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刚回到自己的座位，金义兴即用枪顶住他的背后。他装着服从的样子再次说：“老金，你老站着多吃力，还是坐到仪机长的位置上舒服，这样又可看住我们几个。”金义兴觉得有理，移动身子果真坐到仪机长的驾驶席上。殊不知处在这个位置上他的活动范围就受到较大限制。但金义兴始终提枪，两眼来回扫视，高度戒备。

“航向150度。”“航向180度。”金义兴不时对史田生

发出命令。他计算准确，准备确实充分。

王雷乘金义兴注意力转移到史田生身上，迅速把发动机调节到最省油的位置上。然后对金义兴说：“油料不够了，怎么办？”

“你别啰嗦，600公升一个半小时，足够，你骗谁？”

“不信你看油量表，还剩多少。”飞机在杭州加油时，在表上没有登记。

金义兴用眼瞟了一下表问：“你发动机每小时耗油多少？”

“你不是都知道，每小时650公升”王雷回答。他故意把耗油量提高250公升。金义兴没有反应。这时，王雷发现金义兴过去驾驶的是“运五”飞机，对这种伊尔—14型飞机不是很熟悉。就进一步说：“你要搞，就要搞成，别到时弄得大家都活不了。是不是到福州或其它机场降落加些油？”其实王雷心里清楚得很，飞机油料起码还可坚持飞4小时。

“不行，你再耍滑头，就毙了你。”金义兴用枪顶住王雷的胸口：“落地就是死，要死，大家一起完蛋。”他歇斯底里地喊叫。

从金义兴打死仪机长开始，王雷就多了一个心眼，即想方设法争取与金交谈，麻痹对方，尽量做一些不该做的动作，以此来扩大活动范围。随着时间的拖延，金义兴对他的看管有些放松。这时，王雷右手插进口袋。

“别动。”金义兴见状大惊。王雷不慌不忙从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只剩3根。他先递一根给金义兴，金警惕地摇头拒绝。王雷就顺手将烟叼在嘴里，又将另2根烟递给史田生和李福友。点然后抽了起来。

“我要喝水。”经过长时间飞行和精神高度紧张，史田生口干喉渴。金义兴点头许可。陈锡平倒了一碗水端给史田生。王雷乘机也剥桔子递给金义兴吃，驾驶舱的气氛渐渐缓和下来。

据航空运输史记载：从1930年发生在秘鲁的第一起劫机事件后，全世界已累计发生6000多起。劫机成功率高于失败率。劫机事件日益增多，已成为各国航空组织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复杂的问题。孤立无援的飞行员面对持枪劫持歹徒，如何反戈？

突然飞机一阵颠簸。金义兴又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

“可能要下雨了。”史田生答。

“那飞到什么高度好？”金又问。

“2700米足够了。”史田生和王雷同时回答。

这时，飞机穿出云层，底下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飞到海上了。”史田生脱口而出。

“是上海。”金义兴看到大海兴奋无比。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这架飞机是我的了，我保证你们生命安全。”

史田生继续设法拖延：“没有导航资料，你不能叫我瞎飞，你说咋办？”

“你别烦，一切听我的，快到了。”金义兴挥舞手枪道。

此时，史田生和服务员李福友同时听到地面指示：北京一号首长命令、不惜一切牺牲，把这家伙干掉。李福友当即回电：我们机上有4名共产党员和2名共青团员，我们保证，一定想尽办法，干掉歹徒。

李福友即将1号首长的命令悄悄传给领航员何辉章，何

辉章转告陈锡平，陈锡平又告诉王雷。瞬时大家热血沸腾，觉得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

何辉章拿起一把手摇铁棒，在陈锡平的身体掩护下，沿通讯室一步步靠近金义兴。而此时，金义兴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王雷和史田生身上。史田生屏住呼吸，一边驾驶飞机，一边悄悄打开自动驾驶仪。就是说，从现在起，飞机即便暂时失去人控制，它也会自动按原定的航向、高度飞行。

下午4时30分，只听王雷突然大喊一声：“看，大海。”金义兴情不自禁侧头往下看。说时迟，那时快，乘这一刹那，站在金义兴前面的陈锡平飞快往边上一闪，何辉章抡起铁棍就朝金义兴砸去，正中金义兴头部，血立即冒出来。与此同时，王雷如同猛虎扑食，冲向歹徒的胸脯，一把死死抓住金义兴持枪的右手，史田生丢开操纵杆也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压在金义兴身上。绝望中的金义兴拚命挣扎顽抗，搏斗中扣动了扳机，子弹从驾驶舱底穿出飞进大海。何辉章接连挥动铁棍朝金义兴身上乱打，在旁的陈锡平也把喝水的杯子朝金义兴头部猛砸下去，并夺过何辉章手上的铁棍狠劲向金义兴打去。一分钟后，金义兴已被打昏。因驾驶舱太狭窄，王雷就抱住金义兴的脖子往后拖，何辉章按住金的脚，这时，金义兴苏醒过来，猛踢了何辉章一脚，何辉章不备，被踢成重伤。在旁人员见状又扑下去，拖的拖、抱的抱，把金义兴移到服务舱。大家一边喊：“打死他！打死他！”一边接二连三地用铁棍、拳头、脚朝金义兴的头、身各个部位猛打、猛敲、猛砸。金义兴垂死挣扎，仍用手挡、用脚踢。连续的搏斗，王雷已打得浑身无力，他想起从金手中夺下的手枪，就叫陈锡平把枪拿过来，举起枪对准金的腹部射去，没有打响，再

次紧扣扳机，仍然打不响，原来手枪已卡壳了。王雷放下手枪，操起铁棍继续朝金义兴打去，直打得实在拿不住铁棍，瘫倒在沙发上。李福友、陈锡平也都打得精疲力竭。但是金义兴的身体还在动。这时，两名上海旅客刚好进来。

“打死他。”机组人员有气无力地说。

旅客朱立刚见状拿起铁棍，在歹徒的头上又连续狠砸了几下。李福友透口气接过铁棍在歹徒已裂开的脑壳中捅了一捅，金义兴的脑浆随之溢了出来，再也不动了。

4时35分，王雷从沙发上坚持站起来，吩咐两名旅客和服务员杨莉萍看住歹徒金义兴。接着对全体机组人员宣布：

“返航！”

“返航。”副驾驶史田生应声坐到驾驶席上，把航向从180度改飞零度，662号飞机朝北飞去。

5时53分，5548航班终于安全降落在路桥机场。

此时，同案犯戴晓春、陈朝撑也已于5时30分被省、市公安机关在民航招待所抓获。

1983年9月28日，劫机犯戴晓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劫机犯陈朝撑同时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